

## 顏李之力行主義

明末清初大師顏習齋先生及其弟子李恕谷先生，曾經歷任公介紹過。認為他們的學說，有與杜威的實驗主義相似。但是在此地，我却不是因顏李學說和實驗主義有關係，才加以介紹。

東西文化之不同，是因為民族的原因，若是硬把外國學說與中國的學說，來牽強附會，我不承認是對的，因此與其說顏李學說與實驗主義相同，還不如說顏李是主張力行的學者。

在現在的社會，尤其現代的中國，我們需要此種力行的學說。因為我們看，不用說遠了，即以北伐之後而言，無論是在朝在野的，好文章不知作了多少，好話也不知說了多少，然而，自政府以及各界，大半是故我依然，蔣委員長說的好：『現在我們黨員的毛病，就是懶惰，腐敗，喜發議論，不肯實行，不實行就是違背我們 總理的遺教。總理哲學基礎，是：「知難行易」為什麼我們 總理要發明這哲學呢？就是因為中國人，那一個都不相信那一個

顏李之力行主義

，中國人只是懷疑，妒忌，懶惰，虛偽，空比，不甘「做」，祇是「說」。誠然，現在「說」的人太多了，「行」的人太少了，因此特意介紹這二位力行的學者。

顏先生名元，字易直，號習齋，河北博野縣人，生於明崇禎八年，死於清康熙四十三年（一六三五——一七〇四）他早年家境多故，甚是窮困，父被滿人擄去。到五十歲時，曾出關尋父，負骨回家。他一生並未有什麼功名。

李先生名燾，字剛主，號恕谷，是顏習齋弟子。河北蠡縣人，生於清順治十六年，死於雍正十一年（一六九五——一七三三）從顏先生學實行之學，他的為人，善於交結，曾到北平及南方各地，與當時名士，萬季野，毛西河，王愷繩，方靈臬，等相切磋。因為顏習齋之學，賴以發揚和補充。

他們二位先生都是主張「行」的。所著書，已搜集成集，名曰顏李叢書，現在就以這部書為參考，把他們的學說，加以概括的介紹：

形而上的哲學，在注重實用的顏李，是不甚講求的。所以要說明他們的本體論，宇宙論，是十分困難的，而且也不需要。他們的力行主義，可以分兩方面講：一方是破壞，另一方

而是建設。

在破壞方面，第一，反對讀死書。我們知道，學問和書，是兩件事。固然書中可以告訴我們許多知識，許多道理，但是這些東西，還要我們去體驗去力行，而後才能用牠解決人生的困難。所以他們說：

「學問之道，明見論語。曰學詩，曰爲周南，召南，豈讀講可混？惟誦詩三百，有一誦字，下卻云：雖多，亦奚以爲？正言不學不爲之弊也。」——顏習齋言行錄

「後儒專重誦讀，或直指性天，而學歧，而學亡。」——李恕谷年譜

因此對於朱子所主張，在思讀講著，四字上作工夫，便極力反對：

「先生輩，舍生講死，在思讀講著四字上做功夫，全忘却堯舜三事六府，周孔六德六行六藝，不肯去學，不肯去習，又算什麼？千餘年來，率天下入故紙堆中，耗盡身心氣力，作弱人病人，無用人者，皆晦庵爲之也！」——顏習齋朱子語類評

率天下入故紙堆中，是多們可惜！然而有許多人，依然向故紙堆內跑呢！此外，第二，

反對講空話，反對講空虛之學；

顏李之力行主義

「吾輩只向習行上做功夫；不可向言語文字上著力。孔子之書名論語矣，試觀門人所記，卻句句是行，——」顏習齋言行錄

「至於誦詩所以習樂，讀書所以考政；總未如後儒躬率弟子今日講何經，明日背何文，專以靜坐讀書爲學者也」——李恕谷與方靈泉書

他們認爲安坐而講學，已非儒者之正務，何況又不講有關民生之學，而只講其心性之學呢？

第三反對抽象的，唯心的，所謂明道窮理之工作。他們以爲道，是人生之道，是人性的態度。理，乃是條理，是人作事的步驟。程朱的道理，是唯心的。顏李所謂道理，乃是唯生的。試看他對於這的解釋：

道者，人所由之路也。故曰：「道不遠人。」宋儒則遠人以爲道也。——顏習齋：四書正誤

路從足，道從是，皆言人所共由之義理，猶人所由之街衢也，中庸言行道，論語言適道，尙書言遵道，皆與孟子言由道由路同。——李恕谷年譜